

是睡眠的本来状态。“想”不再是作为观念的“我思”、不是解释、理解、相信了什么、也不再一定是为了什么。所有哲学观念形态的东西都变成了去做、去使用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去猜并因此而痛苦或快乐，而是要亲身参与并因此而感受之。“没有意义问题，只有使用问题。”^①语言形成各种各样的冲击力，使之有触摸感、即使是想象中的触摸感；通过加快语速的方式，使语言具有极其强烈的动感——不是画一幅素描，而是勾勒出事物出场过程的痕迹——它们是文字传达出来的力量，但又区别于文字含义的力量，它们像活生生的眼神而不

似雕塑。总之，使语言物质化、肉身化、姿态化，能指在泛滥。至于所指，在绵延的意义上，就是物质化了的能指本身，如此而已。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Between Deleuze and Derrida*. Edited by Paul Patton and John Protevi. Continuum, 2003. p. 160.

A new understanding for concepts

—Between Derrida and Deleuze

Shang Jie

Abstract: As being of concept, “is” neither this nor that, neither sensible nor intelligible, neither positive nor negative, neither active nor passive, neither present nor absent. Derrida call it “différance” and Deleuze call it “becoming”. For a method of deconstruction, there is a nearly total affinity concerning the thought between Derrida and Deleuze.

Key words: concept; Derrida; Deleuze

观点选萃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立场的指引下开展 对“中国梦”的相关研究工作

张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明在来稿中指出：

“中国梦”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其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洞察基础之上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有助于拓宽“中国梦”研究的理论视野、深化研究的理论深度。因为在推进“中国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历史终结论”：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终结人类历史的“历史终结论”。“去政治化”研究“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路径导向西方所谓的“普世性”道路。二是在少数人那里存在的认为实现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终极奋斗目标的错误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选择，随着生产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其必然超脱“特殊性”而走向“普遍性”，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那种缺乏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指导的现实主义错误地认为实现当下发展目的做法，也是另一种“历史终结论”的表现。而对上述两种“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观点，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性的导引，对于深化“中国梦”的研究工作更应如此。

(周勤勤 摘编)